

1. “肉体 获得了灵性

男女之间的爱情问题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哲学、宗教、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题目。这首先就是因为这种爱情同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他受到的教育和他的社会行为有密切联系。在关于人的这种亲昵情感和道德的本质问题上的分歧，从思想上说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一定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制约。

研究和观察表明，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这个结论得到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和对社会生活的唯物史观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34 页。

社会生活的辩证法是深刻而广泛的。要对爱情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研究，就必需首先考察一下人的生物本质。只有穿过性欲的神秘的迷宫才能进入男女之间亲昵生活的高级精神领域。

虚构的柏拉图式的爱情

许多世纪以来，承认性欲是爱情的基础一直使拥护禁欲主义的人气忿难平。难道可以把这种丢人的、对异性的动物欲望说成是崇高的人类之爱的固有内容吗？难道时至今日，还应该用遭到宗教诅咒的性行为来玷辱文明社会的纯洁道德吗？

神智学者和神秘主义者谈论所谓“神的爱情”，谈论这种爱情“永恒的”迷人之处。这是在把爱情的奇迹仁慈地赐给人们的上帝的庇护下，灵魂的某种昙花一现的无形交往和接触。

东正教神圣教规的鼓吹者、禁欲主义者尼科季姆·斯维亚托戈列茨用自己笔头的灵感召唤人们从精神上反对魔鬼的肉体诱惑。他提出一些具体的规劝，教给诚笃的基督徒怎样保持灵魂的贞洁不受玷污，抵御魔鬼亵渎灵魂的纯洁性的企图。

斯维亚托戈列茨写道：“你要避开可能扰乱你肉体

平静的一切事物，特别是同异性交往。如果你不得不同异性交谈，千万不要谈得太久，而且要保持谦恭和一定的庄重。你的言词要彬彬有礼，不要表现出倾慕，而应该矜持稳重。'尼科季姆规劝基督徒在同异性交往时要谨慎小心，因为这种交往中'几乎总是掺和着后患无穷的激情，它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灵魂深处，而使理性变得暗淡无光”。

基督教禁欲主义的道德表现在新约、各种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中。但是它不符合充满着热爱生活的哲学的旧约，而旧约占圣经的大部分，并且被称为基督教的圣书。实际上旧约反映的是在父权制条件下，犹太教的形成时期人们对性生活的看法，这些看法同新约中宣扬的观点截然相反。旧约里没有指摘过性别。对男女之间性关系的描写不带一丝禁欲主义的虚伪，而是把这种关系看成是十分自然的、按造物主的意志而存在的东西。旧约中万能的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之后，对他们说：“你们去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所罗门的《雅歌》，这是一曲对爱情的鼓舞人心的赞歌。而新约的理想却是禁欲主义的贞洁。

所以，对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有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看来，基督徒愿意按旧约的原则生活，而按新约的

要求祈祷和忏悔。也许，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灌输了人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思想。

因此 柏拉图式的爱情 其根源在于新约。这种爱情以耶稣的名义谴责性接触，从而必然激发起某种狂热 要使自己能“象天使一样纯洁”能够洞察意识在无极无限的宇宙中的强大力量。男女在“纯粹”的精神享受中在云端遨游。他们的嘴唇从来不会碰在一起，双手总是拥抱着一无所有的空间，思想是云雾朦胧的一片。没有形体的生物的这种爱情不过是人的幻想。

柏拉图式的爱情通常是反对男女平等的。它的鼓吹者不仅诅咒两性关系，而且诅咒妇女。柏拉图式爱情的目的是没有肉体接触的灵魂的溶合。仿佛这才是使双方获得永恒幸福的唯一途径。

二十世纪初 奥托·魏宁格在他轰动一时的书《性别和性格》里宣称：“爱情和情欲是根本不同，互相排斥，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两种状态，因此，当一个人确实在爱着的时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肉体上同他所爱的对象结合。那些宣称他们在爱着他们想占有的女子的人是在撒谎，否则就是他们根本不懂得爱情……性欲随着肉体的接近而增长，而爱情则在所爱的对象不在眼前时愈益强烈，为了保持爱情，需要分离，需要一定的距离……真正的爱情会由于同所爱之人非预谋

的肉体接触而死亡 因为这种接触引起性的冲动 从而在一瞬间毁灭了爱情……

所以 存在着柏拉图式的爱情 尽管精神病学的教授们并不承认它。我甚至要说 只存在‘柏拉图式’的爱情。因为除它之外，其它一切被称为爱情的东西都是卑鄙下流。只有一种爱情，就是对贝雅特里齐的爱、对圣母的仰慕。要发生性关系，那就去找巴比伦的荡妇好了。”

革命前俄国知名的神秘主义理论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也维护所谓‘理想的爱情’。他作为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反对唯物主义。结合繁衍种属的本能来研究爱情的心理成份在他看来是破绽百出的。

他说：“如果世界意志特别关注某一个人的出世，那它就应该采取特殊的措施来保证获得所期望的结果 也就是说 从理论上讲 它应该在父母心中唤起一股足以粉碎妨碍他们结合的一切障碍的分外强烈的激情、

然而 实际上 我们看不到任何类似的现象 看不到爱的激情的力量和传宗接代的意义之间的任何对应关系。首先我们遇到这种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个事实，就是最强烈的爱情往往是一种单恋，因而不仅不会产生伟大的后代 而且根本不能产生后代……”

认为性爱的意义在于合理的生育，这就是承认只有在完全没有爱情的场合中才有这种意义……

个人的强烈爱情从来不是为传宗接代服务的一种工具，传宗接代的目的是在爱情之外达到的。”

索洛维约夫坚决否认精神同肉体、意识同物质的联系。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把人世间的事物变成了超自然的事物。按他的说法，爱就是寻找上帝。爱情就是对至高无上的主的感情的神秘的颤抖。爱情只在深刻的、神秘的直观世界中才能产生，才能存在。索洛维约夫断言，“生育儿女不是爱情本身的事。”

列夫·托尔斯泰也谴责性爱。在他的作品中用艺术形象现实主义地再现生活的天才技巧同按基督教教义进行的禁欲主义的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掺杂在一起。

托尔斯泰说：“即使结婚的双方以繁育人类为目的，结婚也无助于信奉上帝和为人们效劳。”

这无疑是福音书上的道德观念。托尔斯泰断然宣称，“结婚不是基督教的办法”因为“耶稣从来没有结过婚”。托尔斯泰接受结婚的主张，同时又强调，应该把它看做是“一种需要弥补的罪过”。

在托尔斯泰看来，夫妇只是在未受孕前可以维持性关系。在受孕之后，夫妇就应该“避免一切肉体的诱

惑”，象兄妹一样生活。”

托尔斯泰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强调：“贞洁不是一条守则，也不是一种规定，而是一种理想。”只有在意念中，在思想中，当这种理想在无限中被认为是可及的时候”，才能在生活中实现这种理想。

在托尔斯泰的道德哲学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人的贞洁性的思想。禁欲主义的这个令人纳闷的观念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托尔斯泰说：“我曾经想写一部讲述贞洁的爱情的长篇小说，这种爱情不可能转化为肉欲，它倒是防止肉欲的优秀卫士……只有同女人在一起才会丧失贞洁，也只有同女人在一起才能维护贞洁。把这些写出来是很有益处的……一个贞洁的妇女（难怪会有关于玛利亚的神话）可以拯救世界。”

托尔斯泰并没有做具体分析，没有系统地列举科学证明。他的出发点既没有讲透，又是先验的。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放弃了禁欲主义的观念，总是对生活、对它肉体 and 精神的迷人之处、对人世的喜怒哀乐表现出依恋之情。他对娜塔莎·罗斯托娃和卡秋莎·马斯洛娃的爱情的描写表明他天才的艺术灵感是何等巨大！他为了替安娜·卡列尼娜的激情和失误辩白又付出了多少心血！

作为基督教伦理的基础的贞洁具有神秘的宗教裁

判所的作用。为了“道德的完美”，贞洁把人类自戕的残酷形式神圣化了。

认为性欲仿佛会糟蹋人的精神，降低他的创造力，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表明情况恰好相反。天才从来就不是阉人。

大量研究材料表明，长期节制“下流的”性生活使人智力停滞，精神受到创伤，如果再有其他因素，就会引起神经官能症及其他神经心理病症。

这类疾病在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里相当普遍，历史上多有记载。禁止性生活的守则压制了人的愿望，这类守则则在道德上和法律上规定得愈是严厉，性的诱惑力所引起的痛苦就愈强烈。

一般说来，宗教狂热分子都是些残酷的人，他们完全丧失了生命攸关的感情上的温暖。他们的特点是思想严峻而简单，这证明他们脱离生活，不知道生活的乐趣和美妙。

狄德罗在《修女》中令人信服地描绘了由于力图保持贞洁而引起的这种思想变态。他指出这些成了天主教的牺牲品的修女心理失常，他的结论是：“这就是修道院与世隔绝的结果。人生来是要有伴侣的，如果夺走他的伴侣，把他隔离起来，那他的思想就会失去常态性格就被扭曲，千百种可笑的激情就会在他心头升

起。”

有时候也可以听到人们说存在着“柏拉图式的爱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具体的事例：一个女人钟情于一个男子 或者一个男子钟情于一个女人 然而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身体的、性的接触。

为此必须明确地区分两个问题 第一 究竟有没有不是产生在性欲基础之上的男女之间的爱情 第二，一个人在没有尝到“禁果”之前 也就是说在发生性行为之前，能不能体验到爱情？对第一个问题科学在原则上持否定的回答，而对第二个问题持肯定的回答。

即使在最崇高的爱情中也有肉体的基础，这一点是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得到承认的。在革命的烈火中人们虽然摆脱了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桎梏，但是只要一谈到性欲，他们却仍然感到害羞。修道士们喋喋不休地宣称 尽管婚约把丢人的“肉体的勾当”作为一种传统的罪孽、一种为生命所必需的丑恶神圣化了 但这种勾当也只能在精神检疫的条件下进行。人的婚礼的再生产仿佛要求用一种特殊的仪式来亵渎人的圣洁性。

在我们这个时代，认为肉体仿佛有罪的思想已经被人们永远抛弃了。人的精神是同肉体作为统一物而存在的，它并不感到有什么罪过的综合体。这种对立面的统一产生了和谐。斯蒂芬·茨威格写道：“即便是

最纯洁的狂热的崇拜也是对妇女而产生的。它不自觉地力求占有肉体，力求达到这种最紧密融合的自然标志。”

神秘主义的信徒和笃信宗教的人保卫的是对人的本性的虚伪态度。他们老是攻击人十分自然的感情和体验。科学充分揭露了神秘主义的这些有害的、不人道的要求。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文明的欧洲有许多庸人对性欲还感到新约书里的那种羞羞答答。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完全消灭中世纪的宗教虚伪。对性的诅咒和对再造生命的自然规律的禁欲主义的、市侩的假惺惺依然笼罩在人们头上。被教会革出教门的人的肉体仍旧俯首贴耳地忍受着已经逝去的时代的残酷判决。卫道士们认为自己“神圣的职责”就是使人摆脱魔鬼的引诱，使他的眼睛和思想不受肉体的诱惑。

斯蒂芬·茨威格在他名为《昨天的世界》的回忆录里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维也纳生活中的这种超脱尘世的半市侩成见和道德。无论男女都必需懂得而且驯服地遵守传统的礼貌。到处都是从已经逝去的时代继承下来的礼节。市民习气和骑士风度沆瀣一气。对男子的教育和对女子的教育相去千里。私生活受到严格的半市民半贵族式的道德限制。一个女人为了运动

穿上一条长裤也会被看成是罪过。礼貌甚至从词典中删去了那些可以使人联想到肉体的‘不光彩’部分的词汇。在公共场合中谈话只能用‘体面’的词语。没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肯说‘紧身裤’这个词。如果不得不提到这件对当时的道德来说是十分‘危险’的物品时，她们也只能用一个朴质的字眼‘下衣’或者用一个更含糊不清的概念。

担心肉体会做出某些罪过勾当，这就造成了一种不信任、经常进行监视的气氛。人被判定要忍气吞声地承受这些从已经逝去的时代继承下来的虚伪道德的折磨。“同一个阶层的一群异性青年要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出去游玩，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有的人都会立刻想到‘说不定要出事’呢……甚至在最炎热的夏天，如果姑娘们穿着短连衣裙，裸露着手臂打网球，这就是有失体统。如果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在别人面前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道学先生们就会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因为从连衣裙下面可以看得见踝骨。阳光、空气和水也不能接触妇女裸露的皮肤。她们穿着一身笨重的游泳衣在大海里简直无法游动……在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年青的姑娘们连洗澡时也得穿着长长的红衬衣，好让她们忘记自己也有血肉之躯……一个老妇，死去了除了接生婆、她的丈夫和殡葬人之

外，从来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见过她的身体……对所有肉体的和自然的东西的这种畏惧心理渗透到了一切地方，从最上层直到平民百姓……”

对人的肉体的这种道德上的歧视无疑是在天主教的布道、诅咒和传统的直接影响下实现的。

然而肉体的诱惑力尽管受到残酷的虐待，却经常进行报复。所有被掩盖起来不让人看的秘密总是唤起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一种病态的遐想。茨威格说，这种笨拙的遮盖手法最能加强、最能刺激好奇心了。在各个阶层的青年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一种潜在的超刺激感应能力。越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就越是拐弯抹角地寻找出路。这一代人由于不让他们受到必要的性知识的教育，由于不许他们直接同异性接触，因而比起今天的青年来要色情得多。

伯特兰·罗素在谈到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时，用犀利的讥讽口吻指出，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加强，而且是最病态的形式加强对它的兴趣，因为愿望的力量同禁令的严厉程度是成正比的。

肉体和精神的结合

我们一方面揭露新约、清教徒和小市民把贞洁理

想化的思想 强调对所谓‘柏拉图式’爱情的唯心主义理解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同时我们又指出 爱情并不要求立即实现性接触。亲密的友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常常不无根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未成年的少年 其中大部分还在中学学习 充分体验了爱情的各种感情表现形式，这能不能算是正常的呢？这个现实的问题显然值得我们认真注意。

毫无疑问，两性和爱情问题不可能不使中学生感到激动 也给教师惹出一些麻烦 造成教育工作上的一些困难。这些问题就象教育制度本身一样古老。卢梭在《忏悔录》里说 他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时 就热恋上了德·维尔松小姐 后来被她抛弃时 曾经十分痛苦。普希金上中学时，才十四岁就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次自白。

一颗火热的心被征服了；

我承认，我也坠入了情网！……

谁能禁止这种奇妙的感情突然出现呢？总有一天 男青年会忽然听见在他心底响起的一种最甜蜜、最温柔的音乐。这是青春苏醒了 这是存在的庄严召唤 生机勃勃的人的本质的召唤。这是纯洁的、少年的初恋。

情形历来就是这样的。可是今天，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 在摆脱了阶级压迫和陈腐偏见 获得了社会自由的条件下，未成年男女的爱情变得更加大胆、更加倔强。坐在课桌旁的青年人还不够成熟，他们对于令人坐立不安，甚至常常使人晕头转向的爱情冲动缺乏准备。所以教师感到焦虑是有道理的。他们作为教育者，要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年轻公民的精神文明和道德纯洁对社会负责。

当然，谁也没有权利指摘初次产生的爱情，摧残它 伤害它。粗暴地干预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一个受到委屈的青年人可能终其一生都觉得感情上的压抑。少年的爱情需要的是爱护、同情、体谅 需要温和的、适宜的气候。当羞怯的初恋的红晕开始出现在脸庞上的时候 这对周围的人就应该是一个信号 应该是要求真心实意地关怀未成年人的一个预警讯号：注意！爱情萌芽了！

学校应当对年轻的一代进行性教育。这是一桩困难的任务。首先必需建立一种以严肃和信任为基础的总的道德风气。当青年男女之间产生了爱情的时候，嘲笑、窃窃私语和威胁只能起不祥的作用。它们可能玷辱纯洁的爱情。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的社会方面时，强调必需严肃地说明这个问题。列宁的批评既是针对小市民的道德观念的，也是针对爱情问题上的无政府

主义态度的。

但是 就这个问题还必需做一点重要的补充。在性和生理逐渐成熟的时期（十八—二十岁以前）爱情具有纯精神的性质，表现为情感的友谊形式，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学者们指出，过早开始性生活会带来不良的后果：第一，使年轻的机体衰竭，妨碍它充分发育成强健的生物系统；第二，可能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对青年男女的精神成长和平衡造成危害，因为在这种年龄感情容易激动，但是不稳定，常常轻率地把感情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比较随便地换来换去，从而引起极大的失望。

少年的爱情是纯情感的、精神的，但又不是柏拉图式的。因为第一，它也是在延续世代的本能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次，它终究也要导致性的接近。

使人激动不安的感情无疑是“大脑的功能”。感情产生的基础是在神经系统中完成的一定生理过程。感情在功能上是同人体的所有器官（血液循环系统、内分泌腺、肌肉等）的活动和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正因如此，感情才能表现人经过大脑皮层的某种生命反应。

研究和观察表明，爱的感情有特殊的生物基础。它在功能上决定于性腺的状态和活动，决定于生殖系统总的活跃程度和生命力。

在这里我们有伤风败俗的嫌疑。我们居然敢谈论文明社会仿佛是遵循中世纪的传统而回避公开提出和讨论的这些微妙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涉及人的性生活的这些问题依然使人感到羞涩和难于启齿。

六百年前 薄伽丘就说过：“如果把一个不成体统的故事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写出来，那它一定会使任何人都认为得体。他在《十日谈》里劝读者读 他喜欢的 ” 那些故事 而 把他讨厌的那些故事撇开 ”。

一百年前恩格斯认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 有才华的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在作品中“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是他的长处。恩格斯指摘了虚伪和假道学的传统，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象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象罗曼语民族那样，就象荷马和柏拉图、贺拉斯和玉外纳那样，就象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

那样。”^①

在远古时代，人们对一个人的性要求看得比较坦率、单纯而自然。甚至存在过对生殖器的崇拜，把它看成是永世长存的神赐。有些庙宇里供奉着阳性生殖器的图像，古代人在膜拜时并不羞得面红耳赤，也没有那种下流的感情。若干世纪以后，耶稣教才制造了关于生殖器的罪恶的令人胆战心惊的神话。这就成了对人的潜在本质的诅咒，对它的不公正的强烈歧视。

人无疑是作为整体进行活动的一个复杂的生物系统。它的所有组成部分（分支系统）都是相互密切联系，在功能上相辅相成的。因此，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不能摘除或是受到抑制，因为这会导致整个体系内部的紊乱和失调。人的各种器官都是在一定的、为人的本质所特有的统一体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如果把把这个统一的体系看成只是各个部分的机械堆砌，因而其中某些看来作用不大的部分可以扔掉，这恰好表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没有根据的。

连康德这样没有体验过生命的伟大激情的哲学家，在四十多岁时也说：“对异性的倾慕”归根到底仍然是“男女之间所有其它激情的基础”。黑格尔反对禁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6、9 页。